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六冊〕

王英志 編纂校點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四

祭陶西圃文

嗚呼！公來非訣，公去不還。今日思之，來非偶然。前年秋仲，輶車我園。曰官秩滿，將覲于天。有兒侍側，有妾在船。妾乃君贈，生兩童牙。今來君所，如來外家。離孫謁祖，父執呼爺。我聞公語，喜不自止。手斟盜齊，庭堆行理。臧獲從從，兒女妮妮。夜燭未跋，公倦而倚。弛氣離坐，目營唇哆。我心憂之，公其衰矣。迢迢燕都，三千里程。綿惓若斯，如何可行！年逾大董，懸車有經。欲止公往，慮公惋聽。意滿口重，言復禁聲。其時尹莊，尚領江左。兩相飲公，獵纓入坐。一友一師，笑言之嗟。反馬藏輿，班荆瑣瑣。勸老而休，其言如我。公心亦悟，公行難回。家難相逼，如弩方開。但有前岸，而無後崖。九月齡天，秋容變柳。同賦河梁，唏噓握手。我轉慰公，前期正有。同年歸愚，八十有九。三至長安，祝帝萬壽。晉秩尚書，杖朝而走。天道難窺，人事不偶。兩相之言，唯唯否否。

何圖半載，叩門聲忙。果然訃至，曰公路亡。婦髻兒縗，麻衣若霜。重來我家，泣涕浪浪。惟公不見，公往何方？曾曾稚子，厭厭其質。朝來授經，暮來請益。似可扶持，以繼公業。我

亦衰老，能扶幾時。姑盡寸心，以告公知。嗚呼！三十年交，二十年別。重教一見，方成永訣。謂天無情，似未盡絕。謂天有情，又似難必。滿懷者淚，滿頭者雪。對飲靈前，依然宴集。哀哉尚享！

祭莊滋圃中丞文

嗚呼！惟公之貴，吾不知其所以遂；惟公之災，吾不知其所由來。隆隆者求，而公優游；易折者剛，而公安詳。公之行事，伊誰勿思！公之本末，惟我能知。

公貢于粵，游學京師。三十年來，金躍飈馳。如祥雲之升海，夾日以飛。其間但兩顛兩起，而竟已輕烟過目而不可復追！

我少公年，實惟兩載。丁巳長安，矚公丰采。度實我容，能實我甲。假宅道南，相優相狎。張飲雞社，再盟再敵。明年京兆，同登賢書；明年禮闈，同翔天衢。帝策仲舒，擢爲第一。回顧終軍，亦許簪筆。凡公所有，則我不無。得我相於，公亦不孤。西清宵宴，東觀晨趨。人之視之，兩劍雙珠。

小劫昆明，爲歡未渫。我宰江左，公留燕闕。從此乖分，疋階獵級。或旬日之間而周歷三臺，或三十之年而早麾旌節。非予小子之早遁先藏，幾乎腰笏負轡而向公屈膝。一臨浙水，兩巡吳門。南攜湘流，東醺河源。酬知急而立功自喜，慮聽瑩而卮言勿聞。太定似愎，過靜如

昏。網疏糾慝，風希揚仁。民譽民毀，萬口狴狴。余雖不能執塗人以代曉，而要其養體于大，宅志于醇。嗚呼噫嘻，可告鬼神！

我嫌公之夷姤，公嫌我之疏俊。雖鄰不覲，雖親不近。三年一書，五年一問。恃舊多規，領而不愠。參知政事，將離于南。交淡而成，蔗老而甘。訪我空谷，穿雲停驂。抱我幼女，絮語喃喃。公戲我笑，我卧公談。已握手于白門，復開尊于吳下。道兩人之齒未，莫分襟而悲咤。

何圖此酒，即是離觴。何圖此別，萬種滄桑！家人搜牢，身歸獄市。簿責八輩，輦驚三櫬。罪淺恩深，雷收電止。解金木之纏身，忽紆青而拖紫。雖霜盡以春來，終形存而心死。果八閩之再臨，竟九泉之已矣。

嗚呼！胡不早終？赫然相公。胡不少待？大福將再。不早不遲，天實爲之。茫茫人事，萬古如斯。哀哉尚饗！

祭程元衡文

嗚呼！三十年交，爲一世兮。胡爲忍心，捨我逝兮！君倨身而揚聲，眸子銳兮。伉伉矜矜，何自厲兮？雖業畝莢，負奇氣兮。用心如稱，量天下士兮。李蔡下中，映其目而不視兮。

余過長淮，年二十有四兮。君頤未髭，忻交臂兮。高睨蒼靈，期利濟兮。似我與君，起廬

中而可試兮。笑言未終，秉燭繼兮。猶以爲不足，更友其季兮。其季魚門，肫肫仁兮。名滿儒林，情尤親兮。其季述先，吁嗟聰兮。炯介明淑，將毋同兮。我登君庭，兄弟笑相迎兮。我飲君酒，弟兄排日爭兮。各有分器，耀瓊英兮；各有和羹，誇割烹兮。嗚呼盛哉！三鳳鳴兮。

日復一日，家離析兮；年復一年，門蕭瑟兮。君張孤軍，強鳴鼓而不肯息兮。前年君來，同話舊兮；今年待君，君獨後兮。忽然書至，家業覆兮。代權子母，呼負負兮。爲此怔忡，病莫救兮。我答君書，善自調兮。男兒意氣，寧錢刀兮。往書未覆，忽聞凶兮。知君憂心，懷萬里兮。又蒸以毒暑，莽交攻兮。人非金石，一病終兮。雖然，寧死毋窮，真英雄兮！不見其尾，如神龍兮。從此淮揚，吾安從兮！

嗚呼！星落落兮晨傾，雪飄飄兮鬢盈。君長寢兮事畢，我身在今兮心驚。誓九京兮泉路，長無絕兮交情。哀哉尚享！

祭商寶意太守文

嗚呼！一部天星，文昌幾座？四海儒冠，文人幾個？雖神理之綿綿，終希音之寡和。感陳迹之難忘，恨華年之易過。目方極夫溟雲，耳驚聞夫楚些！

寶意先生，於越前輩，楚國先賢。玉容英峙，藻思蟬嫣。三微五際，學極幽玄。其立乎世也，一意孤行，解天弢而獨往；其搖乎筆也，十指如電，揭雲采以揚鮮。蓋天之所與，有物來

相，而人亦靡得而窺焉。皇帝三年，詞臣召見。萬頸胥延，觀公上殿。公忽抗聲，臣習簿書。願出于外，爲王馳驅。天子領之，連日宰相。宰相佛然，嫌公太戇。太液池魚，無端跋浪。雲屋天構，忽逃巧匠。畀司馬之閑官，爲神仙之謫降。公改皂衣，竭來江東。連謁大府，如畏芻蕘。屈一足以啟事，櫛三律而辦公。蘊雅心于俗狀，寓巧傲于拙恭。或亭疑而定法，或覩白而署空。果丹穴之人智，亦君子之德風。

予乞歸娶，拜公潤州。公命郎君，導余山游。鐵塔風高，金、焦雨收。倚裳連襪，酣顏高謳。一笑爲樂，三宿不休。至今渡江，餘夢悠悠。予再改官，萍踪重合。侯岩太史，同官先達。每欲公留，定先我拉。脫肉作魚，揚觚康爵。光妓遮迤，仙童錯雜。墜月滿地，殘梅半榻。一桃誇分，二婢爭夾。領識微于金奏，解彈箏之銀甲。忍袂判于烏衣，實魂消于絳蠟。

已而月儀求去，環娘倏亡。斷斷怒薄，惛惛神傷。右軍有《深情》之帖，樂師傳《窮劫》之章。雖風人之偶寄，亦足以妖露夫百色，而蕭條夫衆芳。脫身百粵，遠守哀牢。值陣雲之如墨，正王師之征苗。從此芳訊兩絕，噩夢旌搖。軍檄火急，瘴烟林燒。縛儒衣爲短後，掛郡將以弓刀。鳶欲飛而水墮，象未戰而膽消。婆娑老子，授命如毛。燕然易銘，皋蘭難磨。炙忘其口，臆撓于腰。宜乎碧鷄、金馬之神未見，而先喪夫王褒。

嗚呼！先生四品爵盡，六旬壽畢。百卷詩存，萬里骨白。初聞音而心瞿，繼頹思而掩泣。雖千秋之道光，終九原之路黑。何妨孔岩在而竺師仍來，未免惠子亡而莊周無以爲質。哀哉

尚享！

祭薛一瓢文

嗚呼！伊已已之仲冬兮，余殯殍於床第。謁三醫而莫救兮，疑季梁之將死。聞先生之渡江兮，心欽遲而欲問所以。已轉敗以召之兮，復允豫而中止。曰斯人之奇介兮，托許由之一瓢。抱《內經》之絕業兮，如孤雲之難招。甘始投萬金於海兮，顏闔鑿坏以逃。豈淺淺之山中氓兮，所能執訊以相要。

忽車聲兮啍啍，濂深泥兮叩門。儼雅蹠而相對，各清談兮干雲。上自兩戒之形轡兮，下極三雍之禮樂。細而鑄凝手搏之雜伎兮，大而風后奇肱之方略。五稱兮如響，《七發》兮皆藥。悔予病之不早兮，致見君之已晚。君亦忘萬頸之胥延兮，每一來而不返。吳閭兮再見，鷓鴣兮相從。君作夷門之大會兮，余尋河朔之高踪。聚海內之耆碩兮，縱捭闔之談鋒。或擊鉢兮擘錦，或捶琴兮歌風。春復春兮花落，歲復歲兮人空。渺山河之一笛，送此夕之諸公。天哀民之顛頽多疾兮，故留此晨星之孤耀也。惟學之靡所不窺兮，故能進技于道也。乃門高無客敢撇裾兮，偏獨與余以爲好也。

先生之診疾兮，每神游於象外；逞青睛于一盼兮，已穿穴其五內。隨靈機以倏變兮，遽斬關而扼隘。代肺腑以作語兮，化穉苓爲沆瀣。奪亢父之生魂兮，走游梟之百怪。先生之清尚

兮，意飄飄而凌九垓。貴不足以虞其志兮，利不足以挺其懷。吞丹篆兮吸玄泉，纂《真誥》兮題《靈筌》。極三微兮窮五際，奴金虎兮婢銅仙。瘞華陽之鶴一隻兮，畜世隆之龜三千。先生杖名『銅婢』，爲龜作巢，學其吐納。嗚呼！方冀至於殊庭兮，忽神船之已渡。豈大耋之逢占兮，抑風燈之難護？乃天道之自然兮，苟有朝其必暮。雖金丹之如雪兮，終玉棺之必赴。惟神理之綿綿兮，去恒幹而彌固。

亂曰：化人行矣，天酒清兮。先生往矣，歲星明兮。他日來歸，桑海更兮。滿世曾孫，呼誰聽兮。

重曰：宅掩兮青松，園開兮水南。我無車兮越吊，莽有淚兮悲含。羌招魂兮江上，極思心兮潭潭。哀哉尚饗！

祭妹文

乾隆丁亥冬，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，而奠以文曰：

嗚呼！汝生于浙，而葬于斯，離吾鄉七百里矣。當時雖綺夢幻想，寧知此爲歸骨所耶？汝以一念之貞，遇人訛離，致孤危托落。雖命之所存，天實爲之。然而累汝至此者，未嘗非予之過也。予幼從先生授經，汝差肩而坐，愛聽古人節義事。一旦長成，遽躬蹈之。嗚呼！使汝不識《詩》《書》，或未必艱貞若是。

余捉蟋蟀，汝奮臂出其間。歲寒蟲僵，同臨其穴。今予殮汝葬汝，而當日之情形，憬然赴目。予九歲憩書齋，汝梳雙髻，披單縑來，溫《緇衣》一章。適先生參戶入，聞兩童子音琅琅然，不覺莞爾，連呼『則則』。此七月望日事也。汝在九原，當分明記之。予弱冠粵行，汝倚裳悲慟。逾三年，予披宮錦還家，汝從東廂扶案出，一家瞠視而笑，不記語從何起。大概說長安登科，函使報信遲早云爾。凡此瑣瑣，雖爲陳迹，然我一日未死，則一日不能忘。舊事填膺，思之淒梗，如影歷歷，逼取便逝。悔當時不將髮婉情狀，羅縷紀存。然而汝已不在人間，則雖年光倒流，兒時可再，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。

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，堂上阿奶，仗汝扶持；家中文墨，畱汝辦治。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、諳雅故者，汝嫂非不婉孌，而于此微缺然。故自汝歸後，雖爲汝悲，實爲予喜。予又長汝四歲，或人間長者先亡，可將身後托汝，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。前年予病，汝終宵刺探，減一分則喜，增一分則憂。後雖小差，猶尚殫殫，無所娛遣。汝來床前，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，聊資一歡。嗚呼！今而後，吾將再病，教從何處呼汝耶？

汝之疾也，予信醫言無害，遠吊揚州。汝又慮戚吾心，阻人走報。及至綿惓已極，阿奶問：『望兄歸否？』強應曰諾已。予先一日夢汝來訣，心知不祥。飛舟渡江，果予以未時還家，而汝以辰時氣絕。四支猶溫，一目未瞑，蓋猶忍死待予也。嗚呼，痛哉！早知訣汝，則予豈肯遠游？即游，亦尚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，共汝籌畫也。而今已矣！除吾死外，當無見期。

吾又不知何日死，可以見汝；而死後之有知無知，與得見不得見，又卒難明也。然則抱此無涯之憾，天乎？人乎？而竟已乎？

汝之詩，吾已付梓；汝之女，吾已代嫁；汝之生平，吾已作傳。惟汝之窀穸，尚未謀耳。先塋在杭，江廣河深，勢難歸葬。故請母命，而寧汝于斯，便祭掃也。其旁葬汝女阿印。其下兩冢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，一爲阿兄侍者陶氏。羊山曠渺，南望原隰，西望棲霞，風雨晨昏，羈魂有伴，當不孤寂。所憐者，吾自戊寅年讀汝《哭姪》詩後，至今無男。兩女牙牙，生汝死後，才周睟耳。予雖親在未敢言老，而齒危髮禿，暗裏自知，知在人間，尚復幾日？阿品遠官河南，亦無子女，九族無可繼者。汝死我葬，我死誰埋？汝倘有靈，可能告我？

嗚呼！身前既不可想，身後又不可知。哭汝既不聞汝言，奠汝又不見汝食。紙灰飛揚，朔風野大。阿兄歸矣，猶屢屢回頭望汝也。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

周筠谿哀詞 有序

壬戌春，余官翰林，同年陶京山寄聲云：『有周筠谿者，能爲蹕絕之文，願受業門下。』已而來，雅相得也。其年秋，余改官江左，即主其家。又一年，余知江寧，筠谿非銜散時不至。至則除學文外，一不關口。余心高筠谿之爲人，而亦未嘗不迂之也。亡何，筠谿爲中書長安，別二十年，嘗疑筠谿之文之奇，必當得進士。其爲中書之久，又必當遷高爵。二者測其然，而竟不

然！前年筠谿乞假歸，幡然鬢頹禿矣。雖意態強直如故，而須臾間便旋者至十數起，余心憂其五倉之驟空。今年七月，竟死。

嗟乎！中書官，唐最尊。今雖小差，而出納王命，頗易騰上，入軍機房者其尤也。筠谿儒緩其衣冠，已爲要人所不喜。軍機處召之，必力辭。以故同官皆速飛，或至開府三司，而筠谿如故也。筠谿之意，必欲得甲科以完夙願耳。乃偏爲幽峭之文，屢試屢躓。及其乞歸，似夫求安恬而樂天年者矣。則又不寧其家，集詬無節，致嗃嗃病生。迹其所爲，筠谿之侘傺以死也，尤人乎？尤己乎？謂命乎？謂性乎？九原有知，當必有以自處也。然問筠谿死後，誰則如其蘊立者？誰則如其冲澹者？誰則如其胸無單複，抒心而呈貌者？嗚呼，豈蒼蒼者亦有人之見存耶？不然，何憎筠谿而必并其位與年而戽之也！

筠谿生平無他嗜，成制藝一篇，必喜躍，雖寒夜亦篝燈而起。夫時文非古所有也，亦非士君子可以終身誦之之物也。乃天性溺之，如先主之鼂、嵇康之鍛者然。其志可哀而哂也。

前年秋，有訛傳余爲逐夫者。南都交好，皆錯愕莫或見過。而筠谿闖然多戶而入曰：『此信訛耶？就非訛者，筠谿聽役于先生無所畏也，無所避也。』嗚呼！赴義若熱如筠谿者，獨余好之耳。

筠谿名際昌，辛酉舉人。其死時，余病店，不獲臨其喪，故爲哀詞以抒余懷。其詞曰：游羿之彀中而不中兮，固鏃羽之數奇。然匡衡以不中科而經乃益明兮，豈非前賢之可

期！君蔽于古而不知今兮，往往言危而行危。偏慄然而意下兮，謁吾廬以求師。余亦有意乎其爲人兮，如風之過簫泠然而應之。慨世俗之滔滔兮，非狂者其焉支！明知九乾之尊且嚴兮，胡寧橫而委蛇？喜其既已歸來兮，何妨歷落以嶽崎。乃不假之年兮，而溘然竟止于斯！余又安得窮夫冥冥兮，而問造物之則奚？

韓甥哀詞

四妹嫁韓氏，生兒曰執玉，豐頤平額，目朗朗照其坐人。五歲授《離騷》，辟咍詔之，引吭轉音，能與古作者意相上下。稍長，畢六經，學制藝及詩，清思泉流，起止中度。《咏夏雨》云：『潤回青簾色，涼逼采蓮人。』督學竇公奇之，選置上庠。甥剪髻，錦襜褕，青袍，抱而騎，鄉之人觀者如堵牆，呼曰：『韓童，韓童！』先是，余以十二歲入泮宮，甥如其年。錢塘父老有存者，指而嘆曰：『昔吾見其舅如是，今見其甥如是。三十二年矣！』嗟乎！余以早慧，故不能遠到。然亦入金門，進玉堂，擁吏卒，走數州。今且老，後無替人。念甥質端厚，異日必恢宏其聲光。故每誦甥文章，輒告老母，置酒上壽，慶外孫聰明。

今年秋，妹寄聲來曰：『甥出闈月餘病死。氣將絕，張目問阿奶曰：「舉頭望明月，下句若何？」奶曰：「低頭思故鄉。」嘆曰：「果然。」如是者再。呻吟嚮呼，喉嗑嗑響沉，瞑目逝矣。』余不解甥之所以生與其所以死，而尤哀其能類我也。爲哀詞曰：

美余抱此千秋之絕業兮，恒獨立而心瞿。得一賢爲後起兮，將脫手而傳諸。矧宅相之有此奇兒兮，真懷袖之明珠。乃玉方璞而遽毀兮，苗將秀而先枯。曰兒有故鄉兮，乘明月而賦歸歟。行行何往兮？嗚呼，嗚呼！

胡稚威哀詞

戊寅秋，程魚門信來曰：『胡稚威死矣。』嗚呼！稚威固不死也。稚威之言曰：『古今人皆死，惟能文章者不死。雖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。』稚威所爲文絕涯涘，窮攀躋而爲之，好爲魁紀公家數。險澀峭整，綺耦不忤，如縻輅，缶鼓靜，戛堯樂；如古豕簡，荒厓碣，得認一字，群儒相揖而賀。

雍正十三年，詔舉博學鴻詞。禮部尚書任公蘭枝以君薦。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，不可；強聘焉，則黑而津，痘癍著其頰，目眴轉雙門，長不勝外府之裘。入，雅跽相對，問兩戒形巒，九乾躔度，八十一家文墨，口汨汨如傾海。相公驚，揚於朝曰：『必用胡某，以榮館閣。』未幾試殿上，諸人捧黃紙加墨，而稚威鼻鼾嚏不止，血涔涔下，污其卷幾滿。相公嘆息，延爲三禮館纂修。

相公薨，稚威益困，賃長安半椽自居，四方求文者輦金幣踵門。而稚威性豪，歌呼宴客，所獲立盡。諸公卿爭欲致門下，每試，爲梯媒者麇至，稚威無言，入場則盡棄之。策文至二千言，

論或數十字。與常式格格不合，登甲科，屢改乙科。稚威凡三中乙科。乾隆十六年，再薦經學。有一品官忌之，爲蜚語聞。上御正殿，問：『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？』衆未對。大學士史公貽直奏：『胡天游宿學有名。』上曰：『得毋奔競否？』史免冠搖首曰：『以臣所聞，太剛太自愛。』上默然。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稚威者。

吾與稚威同薦鴻詞。初見，謂曰：『美才多，奇才少，子奇才也。年少修業而息之，他日爲唐之文章者，吾子也。』呼車行，稱余於前輩齊次風、商寶意、杭堇浦、王次山諸先生，而勸之來交。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。余外出爲令，離稚威十五年，而稚威死。臨死，修志太原。病，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，稚威已撤帳，盛服殮殍，拱手曰：『公來甚佳，別矣。』即瞑，氣縷縷若騰烟。須臾，張目曰：『不能再生人間，爲南人乎？爲北人乎？公爲籌之。』周泣下曰：『南人歸南。』曰：『然。』遂氣絕。嗚呼，稚威果不死也！

稚威名天游，一字雲持，山陰人。爲之哀詞曰：

接萬靈於明廷兮，開銀函之九羊。有諸嚴繹繹至地而滅兮，乃斯人之降祥。鉤文在手兮，百怪入腸。得書《靈寶》兮，問字侯剛。鐵鐵墨斂兮，嶽嶽神光。吞海水口猶哆兮，夫寧肯飲酒于宵梁！昔人之請雨華山與歌《巾舞》兮，至今不能其句讀。惟吾夫子之振奇兮，思乙乙其來又。游宦方以膚行兮，射奇鵠而張毅。唱朱干《苓落》之余謠兮，馳成博古諸之文囿。惜混元之睢刺兮，多溫蠖之紛紛。誤鵠鴟爲鳳凰兮，強符拔曰麒麟。九皇既不構夫雲屋兮，又焉知獲

人、虞慶之孰僞而孰真？彼畸人之份俸兮，徒雉噫而鼈咳。目作宴瑱飽兮，面作欺顛猜。或傑傑以媒但兮，或舉繆以相排。幸闕奕與殷翼兮，謀挾君而高舉。將籥雲以騰虛兮，卒遇巷而失主。閼惛惛之修美兮，終墮然其獨舞。予固知萬賤之直兮，不能挽一貴之曲也。恐圍心而虛天下兮，終不能取上駢而禁生其耳目也。彼麗麗臣臣之日行千里兮，豈三群之蟲所能度也！果千秋之孔揚兮，又何懂乎一時之貉縮也。昔予瘳曳于長安兮，曾僮僮以趨從。鎮頤而不予睥兮，愛予之意過其通。示大道之首首兮，期儒名之翁翁。沉牖兮人去，吊鳳兮雲遙。生紉謳于斥苦兮，悲濫脇之孤操。豈躍冶于衍亨之瀆兮，抑每生於蹶通之郊！吾不能神禪其詞而珍怪其聲兮，夫寧君魂之可招！

呂文光哀詞

余知沐陽時，試童子周某文佳，疑非其任，偵之，果其師呂君作也。呼呂見，則淮之弟子員，名文光。余傾衿禮之，爲磨礱所學。邑之人以爲令得重客。居亡何，余移知江寧。年餘，行呼唱于衢，有儒衣冠揖車下者，文光也。問何所欲，曰：『自公去沐，文光爲文終莫得聞說，故棄館穀來就公。』余嘉其志，爲牒制府，列名書院，而延之衙課兩孤甥。文光伺案牘畢，輒袖文請益。余婢直而治文尤苛，或嫌于意則囑詬雜作，甚至裂其文投地。文光磬折取去，色不稍忤。徹夜構削畢，則又拱而侍，無倦容。余內子憐之，妻以妹。余自視友婿雁行坐，而呂執弟

子禮愈敬。

以乾隆二十二年進士，得官滑令。滑最大邑，簿領紛如。文光爲政廉，民愛之。鄰邑流人冒抵繇役，文光唱名發其奸。天子以爲能，遷直隸同知，署香河令。病亡。妻子在滑，挈喪歸淮。

嗚呼！文光僅長余一歲耳，乃出處婚娶，仕宦生死，歷歷過目中如飄雲輕塵，欲少停頓不得。然則余之老且衰，行當自知之矣。悲呂君兼自悲，爲之哀詞曰：

君昔謁我，朱顏修修。我今哭君，鬢如禿鷲。中二十年，風輪蕩舟。花飛影過，鴻飛爪留。金陵初春，長淮晚秋。拘袂洒掃，負牆咨諏。此時風調，九原憶不？壬申合卺，余歸秦邦。遠迎李姬，遇鄮于防。婚我夕室，假我纁裳。騷人麻集，奮筆催妝。舞亂花影，歌沉月光。至今僕婢，詳記不忘。如何十載，寡鵠孤翔？娉娉夫人，麻衣若霜。甲戌君來，余病而伏。矜然未僂，性命危篤。君事其師，棘心蒿目。悻盧其容，嫵嫵其足。頭觸屏風，手僵鐙燭。君今怛化，異鄉鶯獨。誰爲扶持，延醫進粥？誰爲招魂，三呼登屋？稚妾憑棺，孤雛學哭。我德未酬，君歸不復！靜言思之，淚如雨沃。前年書來，問我詩文。名山事業，切勿沉淪。願分清俸，以付梓人。我乃報謝，高義緩敦。待我耆艾，方可云云。君財既富，我學亦醇。今年書來，平章歸計。十萬買鄰，將卜此地。鹿門夫妻，河汾師弟。來游來歌，以終身世。我又覆君，君齒猶未。賢者出處，蒼生攸繫。況又受恩，政傳三異。名書御屏，方將遠至。勿學老夫，自甘暴棄。